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二陳公傳

陳長公者名察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為常熟人常熟故多豪陳豪族其人類長者高皇帝數以法破誅諸豪首獨赦陳氏自如為其以長者故四傳而公父光祿君隱不仕母譚淑人夢斗間氣下傳體寤而視腹有赤文曰鳳已遂娠生公公生嶷然莊甚

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輒補邑諸生俄光祿君物
公苦而仇酒肉之味者三年故令邑揚名甫請得屬
光祿碣曰不佞令辱誌叟以諸生賢竊知叟蓋光祿
君少子寰亦諸生矣久之公遂舉進士釋褐南昌推
官滿三載高第入為留臺監察御史尋召治臺事中
貴人瑾按而公持議亡所屈坐罰輸粟邊百五十石
瑾後伏法殊死而義子寧彬煽起益甚公力爭不得
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耶是時譚淑人春秋高尚
亡恙云公移疾歸養又可九歲而會寰免檢討亦歸
譚淑人趣起公曰若毋以吾老為念而遂孤

天子大恩公乃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䟽言天下
大計五曰備荒曰治兵曰屏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
所司條著令寧王宸濠反義子彬說上以南方饒樂
可游 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公抗言美兵者陸梁彭
蠡間寧能舉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柰何
屈萬乘尊奪吏士任且 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
寄撫監即北不憂虜不憂蕭牆內耶 上不憚切責
公奪一歲奉公遂行按滇屏騶呵以身周行箚棘而
微刺民間得失滇中別產銀幸臣請縣官場而權之
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議公持不可曰此兵端

也且上以采用事者覩其利余覩其害而從吏之不可竟罷議金齒帥沐崧挾中貴人颺而鬻公劾治如律上亡子公疏略曰臣越在外徼妄干國家大議死罪死罪陛下之踵先帝稱尊者十五年矣先帝十八年而棄群臣亡卒然之患以有

陛下也陛下多狎游壯未有子羣臣心怦然竊害萬一宜早定大計擇親賢寘禁邸端良之士屏翼左右陛下固萬壽無量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民不勝大望不報亡何毅皇帝晏駕上即位下詔求直言而公還自滇數上書陳君德興革計弊復

出按蜀公說上以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

其狀甚悉中貴人尾得書語相銜公次骨謀格不下

然上固已心動後次第有所裁具如公語公之按

滇而蜀也一罷青驪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岳守而

下大懾服惴惴亡以奉下風墨吏先公解印綬去試

諸道偕計吏者甫畢以譚淑人喪免公繇郵書中受

訃即被髮跣且號踊曰天其祝不穀得以九歲侍而

易一日耶公服除再入為御史王邦奇者壬人也例

罷所任千戶不得志緣上意誣大學士費宏等給

事中楊言因遂糾邦奇上恚謂為大臣遊說即朝

中楊言因遂糾邦奇上恚謂為大臣遊說即朝

置獄訊備五毒公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楊言
地下衆錯愕引碎而上連日攝公不為動退復具
草言亡論邦竒語非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
厭人議惟上體貌終始其聽自劾邦竒別下司寇
獄彈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曰善因遂寬
楊言獄弗誅十二軍帥侯勛方挾幸為姦利巨萬公
時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上謂御史驚吾不愛一勛
以謝御史其令侯就第公守御史久同列婁起大位
幾徧始遷為太僕少卿垂拜公復辭薦代人太僕於
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代人坐謫潮屬邑校官公
怡然卷衣出曰察奉臺事亡狀又數妄言當僂

天子幸哀憐之潮萬里寧謫人也於是倍道趣潮聚
諸儒生譚經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倍陳公暮歲移信
州粹距倅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其南昌亡見遷吏
態已晉浙江按察僉事俄超為副使踰年而遷山西
按察使亡何遷山東右布政使已又遷浙江左布政
使入為光祿卿既上皇子生贈祖父官錄一子太學
生吏部言南贛闕撫臣請以陳察任報可卿三品又
遷自左使當為副都而大臣者失其名以公不先事
見嫌之僅改左僉都御史之鎮公則申先都御史王

守仁東約定甲保繕要衝勒習技射士密英授之捕
鹵盜魁盜相戒請明吏毋污陳公質為也而公益頌
高皇帝大誥闢里社社人給小學彬彬矣 上行且
召用公然公倦游乞骸骨辭至 上殊非所望曰都
御史輕去朕耶吾不用矣公故受經羅文莊而友張
潤章拯相與劇切為君子歸杜門益讀習濂洛諸先
生書希闊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長
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飯麥強飯之
曰余田父耳也公又多吳語刺刺是非咸遂巡避去
所寢即生平不二衾蔬肉分日而食冠衣袵亡易第
令綴以絲襪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覩以不堪或
相率摘訾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毛矣于于膝
間為嬰兒慕歲秋先其鄉人入租稅既老病且亟捐
私田三百為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吾異乎所以益
子孫侈考公卒年八十三有集及奏草若干卷

王世貞曰日者余謁陳公山中也公亡少余而以朝
事質某某死兵者某某諍而死者瞿然起齒擊曰彼
其以余而牖下非夫哉則又曰為先彼死者死為後
彼死者死彼何死矣於乎陳公亦竟老且死矣
陳季公者名寰字原大其先世具長公傳中公生秀

髻鬢小長益敏而奇悟譚淑人宿治佛嚴晨從樓誦諸品經而卧公樓下竊聽則已聞記可十餘品譚淑人驚曰豎子安所得之公笑曰媪晨不樓誦耶嚮者吾固耳之乃始出就外傳亡何補邑諸生治經經明遂舉鄉試第三人不第還入太學太學試諸生公輒居首明年舉進士所上策奇弗錄故相長沙公嘗見公文而歎曰此豈其側注冠負敦而賈於市者衆何鬻焉公遂入為庶吉士益讀習 中秘書滿三歲以高第留為翰林檢討 大內災公上書言 先皇帝未辨色而起謁上帝已復告於寢出朝群臣召對以

間考得失祭必躬裸獻終始十八年即亡以寒暄小故廢罷者 主上所親覩也今柰何獨厭法服謝拂士貂狐之裘貝帶翎疇而射馳大鹿之墟乎臣愚東之諸王邸仰覩 先帝嚴藩屏備不虞甚慎悉也

上往奪中貴瑾笑邸罷 王不置瑾自以孤上易發耳臣愚以為修故事擇 近屬賢者寘邸中上一旦有子令還國亡害也公所上發奸人諱又他條絕逸慾遵顧命禁橫斂正法度節用語多驚

上不省奸人從帷中下公奏奪半歲奉公鬱鬱不自得且念譚淑人老謝病歸公與長公更出入而養譚

新州山人稿卷之十一
淑人時時致所善鄰母接席飲婦手視水陸公品嘗
而進之譚淑人暑中疫公不解衣而扶侍者月餘衣
廁踰垢生蟣貌損髮盡白良已譚淑人間自懽語吾
養兩兒祿者妄即堵居水飲不戚矣 上改元以修
毅皇帝實錄召仍檢討公言邇者采尚書故實上六
館此不過從牒囊中探得之何關人主大計即翰林
臣臚列具負耳今以為宜復古左右史記言動秘燕
之間備列彤管亡令他日盤奭國是又 文皇帝下
金陵諸緣故主駢侈父老一二志焉臣不佞首陽之
戩豈紂聖武王耶 上幸人賜一傳瑕瑾不掩庶有

以風示永永不報新都公相則已心器之謂曰吾老
矣史且待子而成遂薦公經筵講官公不能效書生
箋箋語其所陳析治忽要致訾譽不厭 上起目屬
之且謂閣臣若講不當如是耶 宮中有妃之戚或
謂且罷講公言人主寧以一微戚廢大典無已則殺
吉而事乎 上曰善時公以久當遷者數會譚淑人
喪解官公日馳一羸倉頭從而南哭涕交柱於頤廼
圻矣工方戒為譚淑人像未成也公尸息有間蹶然
啼曰予庶幾得之墨之準已晴已顧輔跪而加丹粉
焉啼未絕而譚淑人之像儼然公非素所受術也長

公自蜀來望大號曰母而在哉公與長公毀俱甚又三歲起復具如故新貴人繇議禮驟遷患所羽翼寡而宿嚴重公欲以風致之公謝曰諸君吾故人非不知從諸君貴第吾憂身後耳實錄成復當遷公乞南遂為南京國子司業是時增城湛原明祭酒也教授諸生數百千人褒衣矩坐講說道理公始慕稱之既益習其指撫掌歎曰吾舍我而求之亡羊之蹊耶顧謂諸主趣歸事父母母徒褒衣矩坐為也亡何長公坐事謫潮公不忍其老遠謫移病請急與偕行萬里抵嶺而別遂歸卧益堅繇薦乃起為國子司業

天子方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其尊為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物王者非當公持不可曰陛下尊孔子先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即尊之闕里制當益亡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聖意宜寘罰上報如公俄起南京國子祭酒已拜則上所論次太學章及勸上進德勤政戒土木省齋祀上覽書善之謂褒忠愛朕所進留覽公先後蒞太學司業者再祭酒者一其大指寬體輔情而行最後整條教策怠惰時時周訪諸生貧者老且病者資給之以故爭自喜得出陳公門幸甚然公晚更宦

薄助教劉世龍者封事多所謫忤徵下獄柄臣疑其
端銜公公遂致仕去公去可四歲而長公罷中丞則
日夕相與考問德義間出而鴈行白鬚眉簪履甚都
稚子走相邀指曰此二陳先生也公卒之年六十有
三所著集二十卷

王世貞曰海內故稱陳長公敢言云即亡及季公者
覩後先所上書抑何抗爽便治也公所業文累起為
儒官得非以文藏乎哉悅諍之世諍士無名諺云少
所見多所怪今得亡季公怪也余雅善公子文周間
為余言季公內行甚淳備不易屈指余不志志其大
都焉

湖廣按察副使沈公傳

世宗朝甌閩海之賈於舶者挾島虜以通我奸民
詔故中丞朱公統治之朱公嚴於屬守吏鮮當意顧
獨賢紹興守而紹興守亦慨然與朱公合筭思盡剔
其奸弊守固以三尺奉朱公然內調劑之不使盡聽
法而又不欲以已見德當事者為中朱公以快諸奸
民因併中紹興守遷為湖廣按察副使矣竟用守事
罷守固紹興所稱循吏沈公啓者也沈公雖失官然
不失循吏聲以老壽終而諸子孫數十人亦多顯者

九州山人稿卷之三十一
九世經堂刻
嗚呼沈氏之天定哉沈公字子由蘇之吳江人自其
誕時而母吳夢若麟為廡者寤生公弱而父見皆為
諸生朗儁有聲嘗構失產勢家且訟且讀書訟勝而
書亦就舉應天鄉試更七舉始成進士授南京工部
營繕司主事亡何而

世宗皇帝當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
具而 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不具而 上猝至且
獲罪尚書周公用意疑之以問公公曰召商需材於
龍江關急驛偵 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夫舟
而歸直於商不舟而歸材於商不難也已 上果從

陸得不匱水衡周公乃大賢公矣中貴人請脩

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之而尚書宋公請公與偕
往朱指揮謂公竊有請也錦衣故當遜部曹而指揮
秩高於曹郎請以秩坐公唯唯朱指揮大悅有間公
曰竊亦有請於公

高皇帝制 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
動土而死可畏也朱指揮色攝曰請如教已見中貴
人而公具以前語對朱指揮復從傍史之乃見為飭
垣屋以報所省復巨萬萬宋公益賢公不以官稱而
恒稱為先生當三載考北上宋公餞於郊曰主事固

不當錢自為國士耳既考最番主事刑部轉員外郎
郎中時尚書為聞公淵積已賢公而公後先所承認
獄三十余事讞亭情法間至損上威以信所守而
聞公亦時時從中調護得不罪無何用能舉為紹興
守紹興轄縣八獨會稽新昌蕭山田與賦左累其長
至賠產以償公平其額而殺之里俾輕而易完盖久
之人人稱便矣郡田於山多苦旱室廬櫛比苦火又
濱海苦魃為虎者公禱於神輒應至虎復為魃渡海
去其他政績徃徃類是而賈舶之議起盖舶客許棟
王直輩挾萬眾雙嶼諸港郡要縉紳利互市陰通之

而持中旨恫喝公且授疏稿曰公弟上必郡受其利
而公得善遷去公持不可要薦紳怨之刺骨公所以
調劑朱公不見德而與朱公俱中者也公副使湖廣
時督撫侍郎張公岳屬紀功公即請從軍中徃張公
不憚曰捷至不遺若也戰危事而一旦叵測柰吾何
公起謝曰故事也即不在行而以級請賞誰為辨者
遂與監軍張副使偕之軍所卒狼跳挾一首至云此
黑苗酋某也公絀之曰黑苗酋某久著勇而此僅踰
冠必詐也監軍不自得引去俄而黑苗酋某復出抄
掠監軍乃前謝曰公寔德我時官兵利級賞多所縱

殺公令生獲口與級同自是全活者衆矣張公亦遂
賢公且有薦而公已用紹興守罷公前後四為南北
曹屬守郡監司五受其大吏知而五公者皆海內稱
名臣碩佐其賢公不啻口出然不能勝其郡之要縉
紳與一二用事者至使與苛墨選悞吏俱罷可歎也
公既歸築室仙人山結詩社以自娛快出入俛素若
不為官者其教子弟治經術孝弟力田斬斬有法不
輕出入公府而使者干旄以時至詢即為露見利病
佐其守攤稅已佐其令築城度行而有私損弗恤也
性好義急人之難甚於己嘗與計偕還道遇其師盧
生癘傳其從者舟人業舍之矣公要之所載舟旦夕
謹視湯藥未抵舍而愈癘竟不染也公博學無所不
窺諸經子史陰陽律歷水利洪範紫微堪輿家言而
尤邃於易所著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淨稿越吟稿
楚吟稿鷄窠嶺稿南廠志南松志牧越議略吳江水
利考杜律七言註晴窓便覽若干卷公年七十有八
至老死視履不衰四丈夫子一為鄉貢士二為太學
生十三孫一舉經元二太學生五為郡邑諸生十曾
孫俱舉諸女三輩十九人皆配字名族所謂天定者
此也

贊曰蓋沈公嘗為十二議議海云具集中自舶難起
當事者以重屬朱公朝報可而恨夕不得致之迨朱
公稍欲為所欲為諸惡朱公者朝報聞而恨夕不得
去之夫以朱公才大吏人所望而佐之以沈公而俱
不免何也築室道傍三年不成厥亦有居其罪者哉
蓋又十餘年而舶禍大作乃稍稍稱朱公晚矣即沈
公十二議始固落落卒之龜筭著筮何異焉然朱公
矜峻重名節厚責士大夫而深誅小人卒之義不受
獄吏辱以死沈公恢恢雖晚達而蚤困其所以施於
後者宏矣

四川按察副使章公傳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徙家
石湖傍為吳人而公生則已警穎九歲善屬文稍長
居窶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間
游丁公翁邸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為折券曰富
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弗謝去當推擇為子弟員試
於邑第一人自是連試輒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益
貧所授經諸生修贄輒以分諸昆弟母異儲久之舉
鄉試又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毋
害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為潔修自

矩寡合退曹儻一牝馬羸至見骨曰吾蚤暮亡貴人
造請安事千里也即有所賦撰口囁嚅索管染側理
竟促鐫之筍矣居無何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分部豫
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時亦在部中凡相嚴所
愛幸監奴中外戚黨指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郵
置視以為下厩公獨禁弗予馬奴恚即榜繫之臺使
者為請弗得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按讞
即它顯貴人居閒亡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亡
命者公遣謂之曰法自 高皇建也大王為高皇帝
耳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之舍人子王亦

終能匿之耶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得無虞身耶
公曰吾虞隳三尺耳不能為七尺計民舍灾公馳而
拜之反風火息已捕逐豐城盜殲其魁餘黨解散兼
攝七道篆事如剗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
公者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以謁報相嚴無
加禮相嚴復用前事內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
廣西叅議廣西故西南夷地多徭獠錯漢民而居奪
攘矯虔日尋干戈人不覩老公以法整櫛之咸惴惴
受吏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撥其衝捕虜首百
餘設伏夜搗賓利徭降之士兵當調發而北禦倭公

戒母後期後期如明法已又戒吏毋尋前例受賕受
賕輒保以故兵吏交惕息赴約恐後公以其間修明
學官令風諸弟子衿裾其黉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
出入箐峯冒瘴毒寢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
副使填松潘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
樂遂遁歸里不復出時年僅四十四云嶺東譚大初
者與公分道江西偕往相嚴所揖其子弟中貴人不
拜逕出其治廣西又後先得代而廣西士民謳思之
曰譚公為政若霜日章公嗣之守畫一公之歸也譚
公已前請休里踰一舍所迎置酒相勞曰拙宦跡類
固當公竟成歸耶不佞蓋先為日矣公前所買田宅
以與諸昆弟既歸貧不能箸業至僦它旅舍以居束
身為儉約奉母外食不兼簋而佃入竒羨用資戚黨
緩急歲時損粟蔡翁子曰甚愧終約不能如韓王孫
粟自吾力耕出耳公於守令有造請絕不敢謝亦無
有以居間請者其為人若嚴冷抗手軒目寡言咲或
以貴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
壯有開元大曆風書倣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
日力寡衆體未備云隆慶初中丞林潤御史董克封
相繼上公名報聞意且將大用之而公卒矣距其歸

蓋十年而公卒後譚公復起婁遷至尚書

王子曰當隆慶初不及用章公而以死惜哉夫士居約乃見節義公兢兢守三尺炙手若熨逝不以濯退而食貧其甘如飴蟪蛄之音不入於耳賢哉章公假令公出而驟顯如譚公亦奚所庸出也易云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公庶哉近之矣

廣東布政司右參議益齋趙公傳

始趙參議公年八十而余素善公又熟公伉健狀則盛為言張大之以為公於天地之所委獨受其龐渾而博大者其氣恒有餘而巧若有所不足天下固不幸而不獲盡公之用以老公幸而不盡用於天下以其餘為百年為多男子為不朽之文章公且讀且首肯居二歲而以公卒聞矣又一歲而其子用賢以何子之狀來請傳曰公治命也夫趙公以一言故不能忘其身後於易箒時而余言雖不讐要為有當於公心者乃稍次其狀傳之以慰永永趙公諱承謙字德先別號益齋其先宋宗室有簡國公仲談者再傳而渡江為江寧人又十一傳而松雲公昂贅常熟遂為常熟人有三子曰封吏部公玘最少者也昂既用義起家不專為殖至玘而益甚竭廩粟乞饑人而焚券

不責償又推其業以予外家之歸戍者以故義聲隆
隆過於父然益旁落不能家而有四子俱業儒公其
叔也當公之十四五操觚為文事伉健所得書多經
奇吏部公撫膺而嘆曰吾不貧矣然竟吏部公卒公
始補博士弟子依其仲居仲時邑邑不樂公問之曰
久儒減仲產胡誦也公乃脫身與數敝器出僦一甕
舍而栖頰蕭且人夜緝緝而晨供公之讀而時不能
溫突意豁如也顧試輒在高等文益有聲抗經席為
人師戶屢恒滿束贄之羸佐公讀矣而公大試應天
輒又不利歸而益勤勵於學夏月恒自程以丙夜蚊
啖兩股如蝟弗已至戊子舉鄉薦業已四十餘試禮
部又不利卒業太學大司成試其文而異之合六館
諸生為文會而公司其雌黃蓋千載始成進士明年
什褐江西贛州府推官贛俗囂其豪仰刀筆而食以
間把持本富人長短稍不給即為文致其罪訟之官
而黨更迭為證佐歲所破凡十餘家公至廉得其狀
即杖而出諸境一郡稱快公嘗為郡征商即為商約
毋得故低昂其價要以商不困而官用足遂著為絜
法又嘗攝贛縣而縣尉為龍南盜得洶洶欲挾而攻
縣公從兩隸單車逼盜壘陳說利害甚暫盜扣首請

死罪送尉出公以片紙白御史曰盜一切解散為良民矣公又嘗攝寧都縣當賑而御史行部至贛公曰吾不忍以饑民易御史權也畢賑乃往謁諸境以不及謝御史好謂曰若何謝為若代御史起劫民御史故當謝也蓋公為推官三年而臺薦凡七剡它激獎稱是以給事御史選召而郡有董太常者不便公颺言曰是夫老不應格矣而又強項柰齷齪諸公何遂得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久之稍遷驗封郎中時分宜相當國而子世蕃者嘗識公使所善諷公曰良苦寂寂亦有意耶吾能致子北公謝曰老憊不顧北也

公於曹偶中鮮所與顧獨莊鄭公曉而好楊公繼盛即二公亦懽然恨得之晚也間謂人不識趙君耳庶幾及長孺霍子孟之風公為文選驗封垂六載亡害嘗署太醫令金百五十不以索而以佐其長斥買公邸待代者俄遷廣東布政司叅議公意不樂曰吾老矣奉尺一 璽書為縣官治貪墨吏養赤子而令被金紫碌碌持文議官長後也然公益強於職所轄潮惠二郡延袤二千里一歲而拊歷殆徧和平盜李文彪事起兵備僉事尤君瑛問計於公公貽書報之曰五嶺出風氣外盜幸未成亂宜柔之而已夫用兵者

不必有勝美其小人利賊資而君子利功兵起禍結
財匱人困竊以為所當深念也且吾左右皆賊黨也
吾推心賊腹而賊寄耳目於吾股掌間故兵符卧寢
皇甲士不下睥睨而賊已伏隘左矣不佞敢以龍南
之事進下吏尤君懔然與公合筭撫下之得不亂公
為人長七尺餘脩眉虬髯軒鼻自其少時諸生出入
里舍見固已目屬之而辭貌嚴冷不能骫骳傳人意
間有所不可目光炯炯射面鬚蝟張且語且咤稍已
伸則理鬚懽然亡留懣以故所交往雖嚴事公而不
及怨然亦竟用以此罷蕭御史者公同年生也意有
所屬於公公不應而王御史者以使至公待之簡因
相與望公曰趙叅嶽嶽來欲折御史角耶誣公以它
事論鑄其職歸里然公潔廉其為推官日執行賂者
置之理為叅議白博羅令之寃却其謝此聲聞人人
即御史不能以簠簋誣也公歸絕口不言廣東事謀
隙地為圃鑿池築容老亭偃息其中客至輒命觴奕
留連竟時邑饒佳山水興至即出興盡乃返又嘗為
耆英之社里中人艷而圖之公性儉質不好靡布衣
至十浣飯一脫粟而痛其先不逮養享祀務致方物
所以延客亦豐其經費至畚而勇義不為節嘗捐百

金城其邑又捐粟百斛為量田費諸中外宗戚大小靡不衣食其餘者晚壯御賸不衰而少却奔女好為詩詩得香山隨州意然至成一篇輒棄去不成稿五十餘而貴貴至四品然先後僅四政六十餘而歸歸又近二十年而卒然學士大夫猶以未盡用公與公之未竟壽為惜公之所以遺用賢深哉公丈夫子三人用賢其長舉應天鄉試有雋聲諸孫六人

王子曰讀公所報尤瑛書深哉乎其思也嶺寇起十餘年屢用兵志必在勝之財與力日困民日以減而盜日益至于今尚未得要領也書所謂賊著耳目我而我推腹心賊班班乎其若覩矣夫安得肉趙公者於骨而與之論廣事哉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五首

張文忠公傳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公咲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即遊於監司守相間母能難之矣遂為

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

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

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

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

公乃上書大畧言上既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

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柰何舍獻帝弗考而考

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時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為南京

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

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

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

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具如公指而

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齷之矣然天子益已

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

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

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

之明年進詹事府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

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

卷之八十二 世經堂刻

論邊事即執政筭邊事欲屈其尚書公復為尚書持
之至抗疏辨 上輒伸其指然諛者遂欲 宗獻帝
入太廟公力詆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逮
張寅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為居閒御史
即劾侯勛詔下三法司獄獄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
史而傾侯勛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反其獄公遂領都
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 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
褒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
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

黨一意奉公守法即然謫弗卹也尋賜銀記一一曰

忠良貞一一曰繩愆糾謬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

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

荷天眷賚賢作邦玆再賜玉帶及蟒服 上既以尊

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

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

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所密問

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時桂公亦入輔名

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關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詔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傳以免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上怒楊公甚欲置詔獄逮公力寬解得免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上為悉裁革鎮守監鎔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上嘉納

之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為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公初名璉字兼用至是以上嫌名請上為易名孚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獻皇帝書含春堂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為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

乞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
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
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為下 上不憚而昭聖之弟
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橫燕中所為多不
法既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亡賴蜂起爭
持脅其金帛毋筭後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沮魘
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
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它慶以延齡請 上益怒
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固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
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
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
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
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
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為重語欲以喝止公公持不
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

得長繫矣公為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
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

息為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
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為大帥以必得賊為主而
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
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
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胡忍
舍朕耶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辨
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
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
加殮自愛以輔朕為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
歸 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奉米八

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它相公歸之明年 上使錦
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
起至金華疾復作歸益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
上時幸承天聞訃為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
文忠有子四人長即遜志遜臣太學生前公歿仲遜
業尚寶丞季遜膚中書舍人俱有文學世其家而皆
蚤逝不及大用時人惜之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
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
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啟而
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

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刺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故因其孫汝紀之請而為之傳公別號羅峰所為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公在難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瞿文懿公傳

瞿文懿公者諱景淳字師道始家昆湖傍學者尊而不敢以官稱曰昆湖先生既卒而

天子賜之謚曰文懿遂改稱文懿公云公之先有遜齋公者薄元德去隱常熟之湖上更五世為封武選公某又三世為封少宰公某又一世而為公公生十月能誦詩關雎八歲善屬文久之補博士弟子聲籍甚公之為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

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為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而不為蹈狗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為明冠獨公繼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會提學御史衡水楊先生識公以第一人試南京而侍讀無錫華先生拔公自棄卷寘前列其明年甲辰遂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歸二先生授翰林院編脩之三年分試禮部尋入內閣理 誥勅封懷慶諸王為副使奉

冊還授中貴人書再分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侍秦太孺人與偕之 京師復分試禮部尋上武試出主應天試以久次為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故丁秦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亡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即南京為吏部右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工部事三載當入奏績而會今上初以禮部左侍郎召旋用 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仍佐部事食二品祿公感奮曰 上果用我矣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䟽請告不許會病小

間強自力比比朝留侍 經筵脩 先帝實錄

上所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疏復乞骸骨

上廉公憊狀憐之予告歸不及一歲而卒訃聞

上為下所司治葬 諭祭二壇 贈禮部尚書太常

定今謚蓋異典也公為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

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既第

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即匹夫孺子而不以惰見其最

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

可奪之氣其价使懷慶日而鄭王以言事忤

肯從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餞迎用

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納

而 上已密使訶之矣侯乃感悟語公訶狀曰微公

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

公之請告還 京師從衆謁相嚴相嚴莊謂客曰倭

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徃徃為倭

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相嚴客也公前立應曰

固也相公雖明遙度之不如不佞目覩也胡君擁十

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

人不得一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

為相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善夫生之箴

卷之八十二 世經堂刻

我然數已目攝公矣公領治 誥勅而陸太保為緹
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至欲封
其最後者獨難公朦朧挾兵部移以請公執不可相
嚴為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公公咲不顧曰公
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
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即祭酒不當南
而公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
載無一書政府人問其故咲不答當公所不可若氣
勁甚而要歸於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迂數迂
公多吏譴及考察而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為請曰是
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三主應
天試一主武試二所推轂多天下賢士大夫而最著
者為今元相李公所為程式文行世誦之以為法四
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投斃而應之有餘功其
揮洒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蘇春容乎言之也公為德
不近名為文不近好為吏不近俗以故天下雖知公
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以為恠初道病欲歸
而貽書李公曰諸公在 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
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寧誤而容
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

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 詔李公矍然稱服公
欲具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公之少也嘗扁
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逼舟公厲聲叱之曰吾
在何為者即應聲滅以故公雅自負當大用及未盡
用而人恠之以此有丈夫子三而其長汝稷即以公
廕入太學乞余傳者也

王生曰當

先帝之歲甲辰而天下遂無不稱瞿文懿公者然豈
能為稱公哉 明興大臣之得以文懿謚可指數也
而公獨與故諸公瓘其為第一人於甲辰同其謚同
其以文行當官慎勤同佐南銓而不及相以下壽終
同皆名實彬彬君子也夫以瞿公之眇小言天下事
勁挺不阿貴權者寧可皮相也太史公之致慨於留
侯有以也

喻司徒傳

蓋嘉隆之際稱名臣者曰少司徒喻公時云而喻公
之成進士也則首拜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
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為姦隱賦賄出入若大萑符然
而公至則嚴句校具得其狀始為絜法提衡之秋夏
稅以限上毋事敲朴力役以則應以時至毋待號召

鄉小民聞閔母復之三老就公片語立決大者筭十
餘斤遣之各自得意去臺郡國下訊牒及它利害關
白鑄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亡問不得事也即不敢
望得公一頓笑以少見指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
公不為操切假惠文彈壓問右時時有所劾治皆取
大猾尤者吏及大猾惴惴戴三尺而立然竟公任亡
敗墨吏即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指名無
事刺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南四郡一州十五邑
亡論遠近稱喻青天喻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
史前是太保王肅敏公廷想見公文而善之意不欲
公外補公對曰必不我也誰當外者王公竒其言而
疑其不雙後乃心服公為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
狡給我且事體大勿許便公疏曰毋爾也虜以虛給
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逆拒
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為彼先不為彼後
內固吾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任耳公又條
備虜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嚴者初得幸上有墨聲
公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獍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
即素服候訊北闕上心動公言而難去嚴為兩已
弗究公遂出視鹺政河東屬歲旱公禱雨旱弗利民

而當饒得齟或強公母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
 忍以吾職易吾民竟雨立澍應歲大稔而齟額亦不
 虧相嚴日益貴用事公乃移疾歸會其母李老病不
 解衣而侍湯藥籲於天乞減已筭以代李卒毀瘠踰
 禮服除彷徨久之相嚴內攝公中州名士行能高未
 有以中而部檄公強起出按蜀亦自勵有風稜嘗糾
 一方面一大將雅邛瀘三州守賓陽江油萬大寧四
 令不法狀窮治亡所縱舍汚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
 大治已監壬子試所得多才儁公一夕夢若數百人
 焦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為災近

千家焚死者不能殮公調棺槨為設薄奠夕復夢來
 謝如初還長其道事尋遷應天丞轉太僕俄以右僉
 都御史督西輔六郡公日夜拊循其吏民練兵實選
 將扼險虜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我師整而和邊
 巡引去亡何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便宜計擒
 大盜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公奪其謀
 進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公故嘗為令屬江南運為四
 議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允留減存料銀添
 給運卒行糧改徵脚直 詔可仍著為令公益精勤
 於職爬搔垢弊殆盡藉羨餘金萬計入之朝時人為

謠曰鼙鼙鼓下長淮真若翁青天來俄用言官薦進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獎率將士出邊鹵首虜百餘馬駝牛羊稱是虜吉能賓兔台吉入寇公合三鎮兵徼破之獲首虜五百餘又以延綏兵搗虜獲百餘級三上捷賚白金文綺進食二品奉久之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應 詔上八事所陳嚴補替禁奸詭定編派於其政尤切虜入寇京城公佐大帥鎮遠侯營於郭虜不敢越而南 手詔慰勞賜玉食法酒尋出為南兵部時大司馬病在告而公攝武選軍政進其屬矢天諭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公者中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三歲所而薦疏騰上召為南戶部侍郎督留儲業已病矣強起共職條上四事曰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兌 詔次第行之公竟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為諸生所構撰經義策論傳人人且用是魁其省後好為古文辭源出盤庚周禮追琢詰屈世所謂喻氏學者也公字中甫別號吳臯其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為光人有丈夫子三三玄三素三象彬彬世其家

王子曰余吳人故所稱喻公於吳獨詳耳潁川黃丞相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外亡害奚啻潁川哉漕河

天下吭咽歲課稱最西陲伏鉞控及萬里入贊樞廷
出參留鑰蹶而復振以佐計相乃猶惜公不大用何
也豈八坐之地尚有餘席待公而不究耶中州龐厚
鬱積其人才徃徃博大任重道遠著為文章深含崛
發乃自古記之矣

魏順甫傳

魏順甫者名裳世為蒲圻人大父溶鄰水令以治稱
去而其人祠之學宮有三子仲曰正初為襄長史季
正蒙曰中憲君順甫父也以順甫貴封如其官順甫
之從長史遊太學則已讀周禮左氏國語及唐李杜
名家言矣居恒謂生當以三尺素豪於古人間安能
吾伊學官語耶十六試諸生高等是時廉學士雅自
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獨順
甫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
何物少年乃尔是二冬耶諸生亦大喜謂阿游何渠使
五鹿少府角折也蓋又十餘年而舉鄉試又四年而
成進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喪其嬪劉恭人請急歸
復守故官始與予及李于鱗輩遊而好為古文詞順
甫自以材不稱諸子益自刻苦晝從曹中治司空城
旦小間即開卷非夜分弗釋也而會母李恭人疾順

甫廢寢食而侍者月餘搏頰顙天者無數以是亦羸困而李恭人竟卒順甫痛哭不欲生一夕亦絕旦而蘇時同年李師孟吳明卿視之順甫張目曰得從先恭人地下無恨以後事累二子二子曰咄嗟不有而翁在耶順甫乃稍稍就粥飲杖而起然當其委頓時已為李恭人屬草謁余銘矣服除當補官三月餘不報人或謂順甫不當有所造請耶順甫笑曰我一欵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久之復補山西司順甫凡三為其司主事同舍郎皆後進据其上而其於推案文法無害咸拱手矣已稍遷員

外郎郎中最後為濟南知府時于鱗已棄官里居一切謝客順甫三及門而不見以一蒼頭報謝人或謂曰與若部民胡倨也順甫益往候之于鱗不自得乃出飲談詩甚懽順甫性高簡亡所過從所過從必于鱗即司于鱗亦無它客也以是竟其任時或謂順甫文章士心易之然其為刑部甫蒞事而寬大同參議獄爭於其長及執政莫能難也決大獄江左答其情稍有間者即為讞語著於牘以授御史故于守濟南益敏練有聲是時寇蜂起齊魯間順甫畫策誘誅其渠率數人而散其黨使歸耕曰汝第為善不汝曩也

所屬邑獨章丘腴而其人最苦徭賦則皆為豪所侵
 順甫奮身往悉逮豪寔之理於是伏田盡出而小戶
 大要得足食亡困徭矣於是順甫以最滿封中憲公
 如其官遷為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南道順甫為
 濟南三歲所得臺史薦凡六最後一不當其意竟以
 指擿去副使歸是時中憲公尚無恙順甫自憙曰吾
 今乃得稱人子矣所以共奉娛悅百端念其二庶弟
 弱悉出橐中裝置上產三百分子之又為置良人室
 曰及吾父而俾之立也已教授里中諸生咸彬彬北
 面稱弟子久之中憲公卒順甫艾矣而其毀加於哭

李恭人時汪伯玉填楚念欲構楚史不就亡能當之
 者以聘順甫及豫章余德甫德甫有它故不就順甫
 既服除乃即家開局集諸郡邑博士掌故手裁定之
 而先上其草伯玉伯玉讀叙傳雜論而喜曰班荀儔
 也歲癸酉九月余起家為楚按察使以書報順甫順
 甫未武昌而余有嶺南遷且發順甫追及之夜飲於
 漢陽之晴川閣頰視二江環流挾月如璧意懽甚謂
 余曰自吾登天門視日出而于鱗寔偕併是樂為再
 哉弗可三矣余少於順甫七歲而鬚髮強半白順甫
 甚鬢氣充然若少年子余謂大匠庀楚材殆遍將無

及子耶笑弗荅蓋別之八閱月而順甫卒矣順甫所
為楚史凡七十六卷數十萬言而是時楚人何某亦
為楚史成俱上之臺或言二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
曰五色有可合也者而緇白不可合也母已則寧篋
吾史乎蓋順甫疾所繇心血耗則以楚史故既屬續
謂其次子彬如曰數盡矣夫吾詩與文孰傳哉其屬
之元美遂暝得年五十六順甫為人溫溫長者而性
特介於取予辨毫髮不苟所善如于鱗明卿及吳興
徐子與順甫皆兄事之所最莊事于鱗亦以于鱗故
推東郡謝生一日謝生恨于鱗數其郡不法事衆默
然順甫獨前質曰為先生見之耶抑聞之人耶生遽
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
先生宜得之久今以人言而遂信之則不明有所聞
而不以告于鱗則不忠不以告于鱗而告之士大夫
顯者則不厚裳請改事矣遂拂衣去謝生譖乃敗順
甫所習自經典子史諸天官卜筮龜策地理家言靡
不精究其詩最善近體沈鬱勁壯有河朔風於文尤
精刻削法森森立不以藻競夫冶飾澹辭侈靡為市
門粧者見順甫可愧死已順甫有四丈夫子樸如為
衛輝府同知彬如慄如皆邑諸生有文彩樂如尚幼

贊曰夫以順甫之便吏治不苟取予又温温長者其才行足蔽官而竟不違何也或謂順甫死已耳不死將有所為士固未可知以順甫之為楚史而天假之日又不使猥管雜之既成而不得獨奏又寧獨官也雖然以順甫而不得竟循吏良史詣則可將不得稱循吏良史也哉

許長公小傳

語有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此言非耶夫仁義伸於富之所及而屈於其所不及此非真能行仁義者也今天下不為賈而賈行者其人類諱賈獨蔽之人不諱

賈以故豪長者多游其間然其大指以趨射乾沒技相高其最能結賢士大夫傳於名以顯未有能蹈隱約躬行仁義至死不悔者也有之自許長公始許長公者名鈇也而字德威其父曰汝賢長公少育於外家汪弗令習儒曰夫夫安能袖書以稿耶而長公竊從儒家言受之諸子史傳業成誦矣而季父汝弼行賈吳乃挾長公以從季善心計決筭多奇而長公以謹信操其贏季益自發舒有游閒公子之富與名而長公又雅善尺牘時時為季還往傾其儕曰是許季也而彬彬質有其文哉而長公旦夕未嘗廢書也有

書生雅誦記意傲長公以所不知而不能退而指其闖歎曰彼有人焉未可輕也季初無子子公之異母鈺而最後亦自生子金長公既用勤輔季起其產而亦能因時居積稍稍具橐裝季尋卒長公護其喪悉以遺貲籍而授之金與鈺人或說鈺曰季故無子金它抱也鈺訟之官弗勝恚而死獄也諸弟人人甘心金矣長公泣謂曰均吾弟也而金衷今死鈺已辱即幸勝而再辱金而無益死者何以見大王父地下乃割橐中裝以撫鈺孤曰庶幾有以慰鈺也金既得志遂誣長公嘗侵季嘗長公不辨益割橐而授之人或謂長公衷也而柰何授之橐而自居辟長公弟謝曰金辟我衷幸諸君知之而吾又何恠也且不忍倍吾季則長公橐日損而會二弟為小賈長公則又助之賈最後其少弟上監課後期當沒引長公橐不足稱貸為上課弗責償也於是乎長公之橐若洗矣而父汝賢以老死葬弗克備禮長公既禫當之吳中收責泣而歎曰已矣吾尚安所事衣食哉為詩五章以見志明年遂焚券不復行賈矣長公固貧然好行德益甚念其外家汪窶歲時存遺不絕迎其寡母方母之人謂長公不為諸季割橐當饒長公咲曰吾安能饒

吾能自忍困不能忍人困即益我索而我所不忍者亦次第益也吾安能饒長公老且失明矣而時時杖而從宗人間為排解指誨咸尊事之以為許氏祭酒長公有子曰國少警敏長公口授之書且撫之曰夫許之先德不乏矣而未有報也其在孺子乎不然何以使善者勸國試南畿為第一人報至而長公病以卒亡何其配汪孺人亦卒孺人尤賢工女作能寬長公於貧而佐其施云長公所著詩及許譜傳若干卷王子曰余以甲戌識贊善於燕中云所謂國者也方日侍白虎幄授人主經國史著作以其官贈長公願語及之則未嘗不次嗟霑涕也曰得以一日而事長公及令見之而今即百何益也余嘗讀后稷之詩以為周之大業昌熾若此而其起乃自農累織積微以厚為基然哉夫以許長公之為德不能出期功外若至眇少矣充其志雖無一物失所可也天之報許氏固未量哉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八十二



